

二 心 集

鲁迅

根據魯迅全集出版社“魯迅全集”單行本紙版重印

書號 34

字數 109000

二 心 集

著 者	魯 迅
編 者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京 24001-34000

一九五一年九月北京重印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北京第四次印刷

目次

序言·····	七
——一九三〇年——	
『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一四
習慣與改革·····	三九
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	四二
張資平氏的『小說學』·····	四六
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四八
我們要批評家·····	五五
好政府主義·····	五六

『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六一
『進化和退化』小引……………	六四
『藝術論』譯本序……………	六七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祕訣（夜記之五，不完。）……………	六三

——一九三一年——

關於『唐三藏取經詩話』的版本……………	九〇
柔石小傳……………	九三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	九五
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	九八
上海文藝之一瞥……………	一〇四
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小引……………	一二一
答文藝新聞社問……………	一二三
『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	一二四
沈淦的泛起……………	一三九

以腳報國·····	一四三
唐朝的釘梢·····	一四四
『夏娃日記』小引·····	一四四
新的『女將』·····	一五一
宣傳與做戲·····	一五四
知難行難·····	一五七
幾條『順』的翻譯·····	一六〇
風馬牛·····	一六六
再來一條『順』的翻譯·····	一六七
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	一七〇
『野草』英文譯本序·····	一七三
『智識勞動者』萬歲·····	一七五
『友邦驚詫』論·····	一七七
答中學生雜誌社問·····	一八〇
答北斗雜誌社問·····	一八一

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并Y及T來信）		一八三
關於翻譯的通信（并J・K來信）		一八
現代電影與有產階級（譯文，并附記）		三一

一
心
集

魯
迅

目次

序言.....七

——一九三〇年——

『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一四

習慣與改革.....三九

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四二

張資平氏的『小說學』.....四六

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四八

我們要批評家.....五五

好政府主義.....五六

『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六一
『進化和退化』小引……………	六四
『藝術論』譯本序……………	六七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祕訣（夜記之五，不完。）……………	六三

——一九三一年——

關於『唐三藏取經詩話』的版本……………	九〇
柔石小傳……………	九三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	九五
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	九六
上海文藝之一瞥……………	一〇四
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小引……………	一二一
答文藝新聞社問……………	一二三
『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	一二四
沈淦的泛起……………	一二九

以腳報國·····	一四三
唐朝的釘梢·····	一四四
『夏娃日記』小引·····	一四八
新的『女將』·····	一五一
宣傳與做戲·····	一五四
知難行難·····	一五七
幾條『順』的翻譯·····	一六〇
風馬牛·····	一六六
再來一條『順』的翻譯·····	一六七
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	一七〇
『野草』英文譯本序·····	一七三
『智識勞動者』萬歲·····	一七五
『友邦驚詫』論·····	一七七
答中學生雜誌社問·····	一八〇
答北斗雜誌社問·····	一八一

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并Y及T來信）	一八三
關於翻譯的通信（并J・K來信）	一八六
現代電影與有產階級（譯文，并附記）	三二

序 言

這是一九三〇年與三一年兩年間的雜文的結集。

當三〇年的時候，期刊已漸漸的少見，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約是受了逐日加緊的壓迫。語絲和奔流，則常遭郵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還是敷衍不下去。那時我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個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了一本新地。所以在這一年內，我只做了收在集內的不到十篇的短評。

此外還曾經在學校裏演講過兩三回，那時無人記錄，講了些什麼，此刻連自己也記不清楚了。只記得在有一個大學裏演講的題目，是象牙塔和蝸牛廬。大意是說，象牙塔裏的文藝，將來決不會出現于中國，因為環境並不相同，這是連擺這『象牙之塔』的處

所也已經沒有了；不久可以出現的，恐怕至多只有幾個『蝸牛廬』。蝸牛廬者是三國時所謂『隱逸』的焦先曾經居住的那樣的草窠，大約和現在江北窮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過還要小，光光的伏在那裏面，少出少動，無衣無食，無言。因為那時是軍閥混戰，任意殺掠的時候，心裏不以為然的人，只有這樣纔可以苟延他的殘喘。但蝸牛界裏那里會有文藝呢？所以這樣下去，中國的沒有文藝，是一定的。這樣的話，真可謂已經大有蝸牛氣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機關的上海民國日報上給我批評，說我的那些話使他非常看不起，因為我沒有敢講共產黨的話的勇氣。謹案在『清黨』以後的黨國裏，講共產主義是算犯大罪的，捕殺的網羅，張遍了全中國，而不講，卻又為黨國的忠勇青年所鄙視。這實在只好變了真的蝸牛，纔有『庶幾得免於罪戾』的幸福了。

而這時左翼作家拿着蘇聯的盧布之說，在所謂『大報』和小報上，一面又紛紛的宣傳起來，新月社的批評家也從旁很賣了些力氣。有些報紙，還拾了先前的創造社派的幾個人的投稿于小報上的話，譏笑我為『投降』，有一種報則載起文壇武臣傳來，第一個就是我——但後來好像並不再做下去了。

盧布之謠，我是聽慣了的。大約六七年前，語絲在北京說了幾句涉及陳源教授和別的『正人君子』們的話的時候，上海的晶報上就發表過『現代評論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札，說是我們的言動，都由于墨斯科的命令，這又正是祖傳的老譜，宋末有所謂『通虜』，清初又有所謂『通海』，向來就用了這類的口實，害過許多人們的。所以含血噴人，已成了中國士君子的常經，實在不單是他們的識見，只能夠見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錢的勢力。至于『貳臣』之說，卻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試一反省，覺得對於時事，即使未嘗動筆，有時也不免于腹誹，『臣罪當誅，今天皇聖明』，腹誹就決不是忠臣的行徑。但御用文學家的給了我這個徽號，也可見他們的『文壇』上是有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見了幾篇梅林格 (Franz Mehring) 的論文，大意說，在壞了下去的舊社會裏，倘有人懷一點不同的意見，有一點攜貳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喫其苦的。而攻擊陷害得最凶的，則是這人的同階級的人物。他們以為這是最可惡的叛逆，比異階級的奴隸造反還可惡，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纔知道中外古今，無不如此，真是讀書可以養氣，竟沒有先前那樣『不滿于現狀』了，並且仿『三閒集』之例而變其意，拾來做了這一本書。

的名目。然而這並非在證明我是無產者。一階級裏，臨末也常常會自己互相關起來的，就是詩經裏說過的那『兄弟鬩于牆』——但後來卻未必『外禦其侮』。例如同是軍閥，就總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難道有一面是無產階級麼？而且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于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智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只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牠的潰滅，後來又由于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纔有將來，卻是的確的。

自從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寫了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為揭載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牠們相稱，就很少做熱風那樣簡短的東西了；而且看看對於我的批評文字，得了一種經驗，好像評論做得太簡括，是極容易招得無意的誤解，或有意曲解似的。又此後也不想再編墳那樣的論文集，和壁下譯叢那樣的譯文集，這回就連較長的東西也收在這裏面，譯文則選了一篇『現代電影和有產階級』附在末尾，因為電影之在中國，雖然早已風行，但這樣扼要的論文卻還少見，留心世事的人們，實在很有一讀的必要。還有通信，如果只有一面，讀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將緊要一點的幾封來信，也擅

自一併編進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編訖并記。